

◎方知今 著

# 黨國垂亡三部曲

3/3 應變

利文出版

I2475  
F171



A0905411

黨國垂亡三部曲



3/3

應變

方知今 著

黨國垂亡三部曲： $\frac{3}{3}$ 應變

- 作者 —— 方知今  
出版 —— 利文出版社  
香港九龍界限街33號4樓C座  
發行 ——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 
香港九龍洗衣街245-251號地下  
Tel: 2381-8251 Fax: 2397-1519  
美國 —— 華文書報雜誌社  
發行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, Inc.  
507 S. Stoneman Avenue  
Alhambra, CA 91801 U.S.A.  
Tel: (818) 282-0361 (818) 282-0387  
Fax: (818) 282-9370  
印刷 ——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 
版次 —— 1995年3月初版

© 1995 利文出版社

ISBN 962 7766 36 4 (全套三冊)

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



## 目錄

|  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 | 敲山震虎 | 1  |
| 第二章  | 隱退溫泉 | 1  |
| 第三章  | 攻守同盟 | 3  |
| 第四章  | 驍將噴血 | 4  |
| 第五章  | 嬌娃臨陣 | 6  |
| 第六章  | 患得患失 | 7  |
| 第七章  | 將計就計 | 8  |
| 第八章  | 夫人立威 | 10 |
| 第九章  | 政客束手 | 11 |
| 第十章  | 狐假虎威 | 13 |
| 第十一章 | 虛張聲勢 | 14 |

|       |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|
| 第十二章  | 安排後事  | 1 |
| 第十三章  | 政權動搖  | 1 |
| 第十四章  | 羣龍無首  | 1 |
| 第十五章  | 力挽危局  | 9 |
| 第十六章  | 心懷殺機  | 3 |
| 第十七章  | 以假亂真  | 2 |
| 第十八章  | 趁亂行刺  | 2 |
| 第十九章  | 強行決戰  | 5 |
| 第二十章  | 喪失主力  | 1 |
| 第二十一章 | 四面楚歌  | 2 |
| 第二十二章 | 美人殉身  | 8 |
| 第二十三章 | 兵敗設突圍 | 6 |
| 第二十四章 | 揮師金三角 | 3 |

## 第一章 敲山震虎

李劍愣在沙發上，也不知過了多久。還是電話鈴聲把他驚醒了。「是李總司令嗎？」聽筒裏傳來卡羅德極標準的「國語」，「你的夫人深更半夜去洪公館幹什麼？」聽筒幾乎從他手中脫落，剎那間天旋地轉了。當對方重複了問話之後，他才勉強控制住自己。「我不明白——難道我的夫人竟沒有行動自由了嗎？」

「馬上要搜查洪公館，你不以為在這種時候沈夫人進入，是應該作出必要解釋的嗎？」

李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任憑聽筒掉在桌上。絕望中他猛然省悟：對方使用了「敲山震虎」的手法，誘使沈小梅鑽進了羅網！一旦沈小梅與向勵同時被捕，罷官丟職不在話下，連自家性命都將不保！「是啊，現在保安部隊已經訓練好，新兵團也已組成，周家已用不着我了。可怕的是他們不僅僅是要拋棄我，而且要任意報復我——周立行早就要殺我而後快，終於被他等到了時機！」他同時意識到：徐進敢於不辭而別，是看到了局勢險惡，不必再顧忌他了。那麼，假使伯健生現在以權威人士的資格，公開宣佈他是黨國的叛逆，部下們還能聽命於他嗎？所謂的「兵諫」他再也不敢嘗試了。

紅蓮進來說：「少將軍，馬處長求見。」

「啊！」

這位中校軍需處長兼沈夫人的經濟顧問走進房來，態度十分冷靜、從容：「鈞座……」

李劍瞪了對方半晌，突然吼叫起來：「你！還膽敢來見我！你死在眼前了……」

馬躍先微微一笑：「你說得對，他們現在正企圖逮捕我。但是他們注定要失敗的，因為從我這兒他們撈不到半點油水。我來，是爲了與鈞座商量如何解決沈夫人之危……」

「混賬！本總司令的夫人會有什麼危險？你是不是企圖藉此機會掩護自己？告訴你——別做夢！本總司令現在就下令逮捕你！」

馬躍先哈哈大笑：「他們要逮捕我的理由是什麼？鈞座要逮捕我的理由又是什麼？」

李劍張口結舌了半晌：「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……」他始終沒敢挑明。

馬躍先冷笑說：「你爲什麼不說我是共產黨？這正是周立行求之不得的罪名啊！把沈夫人的親信說成了共產黨，沈夫人自然也是共產黨。於是興師動衆討伐你就名正言順了！」

李劍朝對方眨着眼，自言自語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馬躍先搖搖頭：「鈞座曾經自稱是冒險家的，怎麼竟會被對方的虛張聲勢嚇破了膽啊？」

「什麼——你說是虛張聲勢嗎？」

「虛張聲勢！」馬躍先肯定地回答。「他們根本沒有發現什麼向勵在洪公館，包圍洪公館只不過爲了誘使沈夫人自投羅網。抓我們是他們製造假相的一部分。」

李劍思緒極度混亂，慌慌張張地說：「這樣吧，我設法送你們逃走……」

「啊，從釣座嘴裏居然也蹦出了個逃字！我們問心無愧，何必要逃呢？你不過是怕我們被逮捕了會株連沈夫人，其實要逃我也不來見你了。你放心吧。假如我們抬腳一走，這對沈夫人又將會起什麼影響？所以，我們是決不走的，也不用你設什麼法。我來，是要你明白真相，以便冷靜地考慮對策。」

李劍把手一揮：「他媽的，我親自去把梅梅接回來！」

「不行！」馬躍先把衝動的李劍攔住了，「他們正等你去自投羅網哩。」

李劍省悟了，卻又擰着手哀叫：「那又怎麼辦呢？我總不能聽任他們逮捕梅梅……」

「一事不煩二主——請李夫人去接！」馬躍先冷冷地說罷，轉身走了出去。

李劍拍拍腦袋，喚來紅蓮：「請李夫人！」

自從有了兒子，李薇再也不想別的事，一半心思都放在兒子身上。今天既是情夫榮任之慶，又是兒子百齡之喜，她覺得自己是最高傲、最幸福的人。從早到晚一臉欣然的樣子，把一批又一批客人請到育兒室去看她的兒子，享受着別人的恭維。平時她最怕交際應酬，今天她卻興致勃勃地周旋於來賓之中，因為她認為大家是為祝賀她而來，她應該表示歡迎。

「親愛的少將軍，你怎麼不去看看兒子？」

李劍張開雙臂，讓情婦投入懷抱。等她溫存了片刻，他才嘆息說：「我已經失去自由了，哪

裏還能去看兒子！」

李薇吃了一驚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周立行公然下令包圍梅園，逮捕我的副官處長；城裏在大搜捕，再一次圍困洪公館，聲稱向勵窩藏在內，洪公館通共，要進行搜查。恰巧因事我派梅梅去洪公館，也被困在裏面。你看，我能怎麼樣呢？」

「天哪！竟會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李劍鋒聳肩：「這是蓄謀已久的事啊！」

李薇頓時慌亂起來，攥緊了情夫哀叫：「啊不！不！我帶你出國……」

「唉！事到如今你怎麼還不明白：正因為你，他們才要殺我報仇雪恨！」李劍蹉蹉腳，「好吧，就稱了他們的心：我這就去接梅梅——自投羅網，跟梅梅一起上斷頭台！」

李薇哪裏肯放手：「不！讓我去接梅梅——有伯健生在這裏，諒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！」

「薇薇，你……」

「你別管！紅蓮，外面備車！」

「慢！要去不能讓他們得知。你先去收拾一下，我派人送你去。」

李薇回房去了。李劍叫來周立國——這個李劍的最新崇拜者，甚至比追隨李劍多年的親信還忠誠。他進門就叫「鈞座」，畢恭畢敬地立在面前。

李劍苦笑說：「立國兄，從明天開始，你該稱令弟周立行為鈞座了。」他把周立行的陰謀告訴了對方。「本來我是想讓你來主管兵團的，看來不能以我的意志為轉移啊。既然你我意氣相投，臨終應該有所叮嚀：令弟慣行險惡之事，立國兄追隨左右須加小心啊！」

周立國聽了一半就氣得哼哧哼哧的，最後忍不住破口大罵：「王八蛋！他要得了勢，連我們家那個老混蛋也活不長。不行！我不能讓他得逞，請允許部下打個電話。」他接通了憲兵團便大罵：「哪個王八蛋叫你們出動的？他——算個什麼東西？我還兼着憲兵團長哩。我命令：全體立即撤回！」放下電話他問李劍：「鈞座，部下現在是不是可以進城去看看？」

李劍點頭說：「好，李夫人正要進城去接沈夫人，我給你一個警衛連，命你保駕——先不要讓任何人得知李夫人的行動。」

「部下明白了！」

李劍隨周立國下樓，李劍拿起專線電話：「邱參謀長，騎兵團出動巡邏，裝甲團出動佔領主要街道！」放下電話他不禁哼哧冷笑：「倒要看看周家兄妹怎樣收場！」他扣好衣扣，快步登上三樓：「諸位，請允許我來入局。」

伯健生笑着說：「等你半天了，快來吧，令泰山賭品欠佳，輸急了耍賴，不肯付賬哩。」

李劍嘻嘻哈哈地說：「小意思，諸位不妨把他的欠賬記清，回頭請沈夫人來幫着討要，他就會老老實實兌現了。」他拿起撲克牌麻利地洗了幾遍，飛快地發牌，「諸位請看牌吧。」

羅娜在另一桌打麻將，扭着身子問：「總司令，梅園的主婦——我們美麗的沈夫人是不是在排演《水漫金山寺》啊？那法海和尚的降龍禪杖佛法無邊啦！」

李劍哼哼冷笑：「夫人，雷峰塔不是終究倒塌了嗎？何況俗語說——吉人自有天相！」

「噢？那我們預祝沈夫人演出成功！」

六千金冷冷地說：「任何名伶都有黃腔脫板的時候，沈夫人當不例外！」

李劍說：「那就等着——齊喝倒彩吧！」

在賭博上這些將軍大員更不是李劍的對手。他在流氓幫會中學會了洗牌作弊的技巧，膽子又大，坐下不到半小時，面前的鈔票便堆積如山。人人都輸，伯健生甚至輸得頭上冒汗，敞胸露懷了。章瓊輸得最多，他卻雖輸猶樂，始終嘻嘻哈哈，十分開心的樣子。六千金看在眼里不免犯疑：「莫非會給他造成了一個機會？」再看看李劍神態自若，愈感不妙了，「他的心肝寶貝被困，應該暴跳如雷，現在竟這樣若無其事，像是胸有成竹啊！」正在坐立不安，紅蓮來請李劍接電話。

李劍頭也不回：「我不接！半夜三更的，我不辦公。你也別走，今晚夫人不在，你暫且補充一下。來，我的小乖乖，數數贏了多少？都歸你了。回頭先成好事，明天擺酒請客，你就是李總司令的如夫人了！」說着話把紅蓮摟在懷裏，親着嘴，惹得伯健生和周少梁都哈哈大笑，直叫「再來一個！」

六千金心裏更毛了，跑去接電話，原來是卡羅德打來的。她回來對李劍說：「神父找你有要事哩。」

李劍也視着六千金：「別拿神父來嚇我。你是不是看我喜歡紅蓮吃醋了？等我和紅蓮好事成雙之後，我會去神父台前懺悔的——啊，上帝啊，我的罪孽深重，玩弄了不少女性——包括高貴的六千金在內，求您寬恕吧，阿門！」

章瓊哈哈大笑：「妙極了！總司令如此虔誠，上帝必會寬恕的。」

被李劍如此戲辱，六千金氣得憋紫了臉，正要發作，徐進跌跌衝衝地奔進來，失火般地喊叫：「總……總司令……總總……總司令……」

李劍猛然回過頭去瞪了徐進一眼：「徐市長，你——喝醉了吧？」徐進這才意識到稱「總司令」是平級口吻，於是慌忙改口稱「鈞座」：「報告鈞座。卑職剛才得到報告，城裏打起來了……」

滿座俱驚：「啊……」

李劍推開紅蓮，跳起來一拍桌子：「鎮靜！有本總司令在此，就是敵人打到樓下，本總司令也能轉敗為勝，叫他片甲不留！徐市長，你定定神，到底誰跟誰打起來了？」

徐進果然沉了沉氣：「是……周副司令和周師長打起來了……」

李劍哈哈一笑：「打是親罵是愛，何須你來報喪。」他又把紅蓮拉到懷裏：「來，小乖乖，

你替我洗牌、發牌——諸位請看牌下注啊。」

周家的人都面面相視，不知這兄弟倆怎麼就會打起來了。

周少梁輸了錢本來有氣，現在是火上澆油，突然拍桌大罵：「該死的畜生！給我抓起來！」沒有人答茬兒。周少梁不停地叫嚷，伯健生不住搖頭，章瓊哼冷笑，董賓和羅尙青在一旁擠眉弄眼，賈嘯急得團團亂轉。最有實力的李劍若無其事，連連催人下注。

六千金終於省悟過來，她意識到這次搞的陰謀，十之八九又告失敗了。現在章瓊一派伺機用事，她不能不防備李劍挾怨與之聯盟。於是忍氣吞聲地對李劍說：「請你設法制止吧。」

「你不是磨拳擦掌等着喝倒彩嗎？」

六千金啞口無言了。

賈嘯看看事在危急，只得上前向李劍央告：「總司令，還是以大局爲重吧……」

「豈有此理！我坐在這裏陪兩位長官玩牌，又沒有跑出去搞什麼危及大局的陰謀呀！」

周少梁端起了綏靖公署長官的架子：「李總司令，我命令你：立即制止火併！」

「遵命！」李劍起身挽了紅蓮去打電話。他發現聽筒還擱在一旁，不禁一笑：「喂，我是李總司令，你是哪一位？啊，神父，抱歉，什麼……我在公館陪兩位長官要牌，怎麼知道城裏的事呢？對不起，誰惹的禍誰自己擔當。請你掛上電話，本總司令要傳達周長官的命令。什麼——你不掛？嘿！」他使勁把電話砸碎了。轉過身來聳聳肩說：「洋人真固執！報告周長官，部下無法

執行您的命令啊。」

「該死！我親自去……」

「流彈是能送命的……」不知誰冷冷地說。

周少梁欲行又止：「李總司令，我命令你親自進城彈壓！」

李劍打了個立正：「請長官再重複一遍。」

「我命令你親自進城彈壓！」

「遵命！」李劍轉身飛跑而去。

六千金愣了片刻，突然朝周少梁跳腳：「你昏了！那彈壓是格殺勿論！李劍裝甲部隊在街上，他下令開火，你的兩個兒子還能活命嗎？真是老而不死是爲賊！」

「追……追他回來……」

「呸！」六千金朝他父親啐了一口，轉身發瘋似的奔了出去。

洛斯·羅埃士牌小轎車在速度上佔壓倒優勢——六千金親自駕駛，以瘋狂速度追趕李劍，終於在進城的橋頭趕上了。她冒着極大的危險把車橫在路心，擋住了去路。

李劍對這個女人的膽量也不免暗暗吃驚。他推門下車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哼哼，沒有料到我六千金也不是孬種吧。現在我通知你：原令追回！」

「城裏的局面如何收拾？」

「那是我的事！現在你可以自便了。我要讓你看到：沒有你李劍，我周家照樣能稱霸一方。我六千金的能量對誰都是未知數！」

李劍知道決裂已不可避免了。「很好——你終於露出了本來面目，我要請教：你要我自便是指什麼地方——你的未央宮何在？」

六千金哼哼冷笑：「這又是羅娜搗鬼了。也好，今天不妨把話挑明：假使你一定要把我當成呂后也未爲不可。我曾經說過，你是劉邦式的人物——介乎於英雄與流氓之間。我既選中你當丈夫，就不會反悔；只要你能就範，從此你我就可以相安。」

「我願意領教你如何與我相安？」

「只要你我之間沒有障礙，我把錢和權都給你，甚至讓你取代我父親的職權！」

「這障礙指何而言？」

「我是你唯一的夫人！」

「明白了——你要我拋棄梅梅……」

「不！」六千金咬牙切齒地說，「我要沈小梅像戚夫人一樣的結束！」

「天哪！你如果那樣做，就不是呂后了，而是姐己要取比干的心！」

六千金哼哼冷笑：「自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都失敗在女人身上。你口口聲聲頂天立地，卻拜倒在沈小梅腳下站不起來，這還能成什麼大事？你把沈小梅當做心肝寶貝，她卻成了共黨的奸細

——在你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！是膿，我替你擠！你回梅園，等我處理完了一切，我來和你共商今後大計。」說罷她轉身上車。

李劍愣了許久，蹣蹣腳對魯三姐說：「用無線電話通知邱參謀長：警衛團立即出動，配合裝甲團進入交戰地區，把交戰雙方及洪公館中的人都抓來——包括沈夫人、李夫人！」

等魯三姐傳完了令，李劍上車命開往司令部。

進了辦公室，李劍傳來歐陽生：「命你了解情況怎麼樣了？」

「報告鈞座，一切都是詐謀。」

李劍點點頭。「沈夫人進入洪公館後的情況如何？」

「報告鈞座，沈夫人進入洪公館便被二處的人重重包圍，又被切斷了電話綫，無法聯繫，後來周副司令不知怎麼也帶人進入了。對方大約是奉命許進不許出，所以也被困在裏面。周副司令下令開了火……」

「有兩個警衛連還衝不出來嗎？」

「報告鈞座，周立行動用了綏靖公署警衛團和武裝警察，要不是顧忌外圍我們的裝甲團在警戒，那兩連人是頂不住的。」

李劍想了想：「梅贏子何在？這件事顯然是卡羅德與周立行合謀，她應該知道。不來報告是對我的背叛！」

「報告鈞座：梅贏子處長奉神父之命，早已經離開了省城……」

「派她去幹什麼了？」

「報告鈞座，神父搞了個『紅色支隊』，有六七百人，由十幾個日本人訓練了兩年，是準備用來對付共產黨遊擊隊的。因為據情報，向勵現在是天府山區遊擊隊的政委，所以才派梅贏子……」

六千金進辦公室打斷了歐陽生的報告。

「天殺的！你下令部隊出動，是不是要消滅綏靖公署的警衛團，把我二哥也打死在內？」

李劍十分冷靜地說：「我是奉命行事——我要不這麼辦，你會下令周立行把洪公館變為一片火海，對不對？」

六千金不否認，她說：「即便這樣，沈小梅公然袒護共產黨也罪在不赦！」

「進入洪公館的人是否都罪在不赦？」

六千金以為李劍指的是周立國。「當然！」

「那好，我們恭候結果！」

六千金坐到一旁在想心事。今天這一詐謀是她與周立行、卡羅德共商決定的。然而在目的上卻有分歧：六千金只要殺害沈小梅，也藉此挾制李劍。所以按她的要求是沈小梅被誘入洪公館以後，便可以下手。周立行卻不然，他認為李劍是他前途的障礙，有李劍在他就永無出頭之日；加